

热历史

“立夏称人”一秤祈安康

立夏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夏季的开始、春季的结束，今年立夏始于5月5日。

立夏过后，气温明显升高，降雨量增多，农作物长势旺盛。《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解释道：立，建始也。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这里的“假”，有“大”的意思，是说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长大。

立夏时节，江苏、福建、重庆等地的茉莉花盛开，散发迷人的芬芳；安徽、河南、陕西等地的石榴花绽放，为夏日增添一抹浓烈的色彩。

阳光更炽，绿荫渐浓。立夏，标志着又一次季节的变换。

如果说，春意味着播种与萌发，那么夏就是生长的时节。与这一层含义相联系，“立夏称人”的习俗饶有趣味。

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南方地区，立夏日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杆简朴的木杆秤悬于房梁或树杈间，秤钩上挂着篮筐或木凳，乡邻友人围聚一处，人们依次坐到筐里或凳上，司秤人调整秤砣报出数目，还要高声诵读吉祥的话语。

这一传统仪式很有“讲究”。比如，称量时秤砣只能由小数到大数地向外移出，寓意“只增不减”；孩童称量时可以在口袋里放块石头，寓意“压岁长寿”。尽管现在电子秤早已普及，但对于“这一称”，人们仍执着于古老的仪式感。看到孩子增重、老人增重，父母、儿孙快乐的笑容里绽放着祈望健康长寿的心意。“新装扛秤好称人，却喜今年重几斤。吃过一株健脚笋，更加蹦跳有精神。”现代作家周作人的诗句描述的就是这一立夏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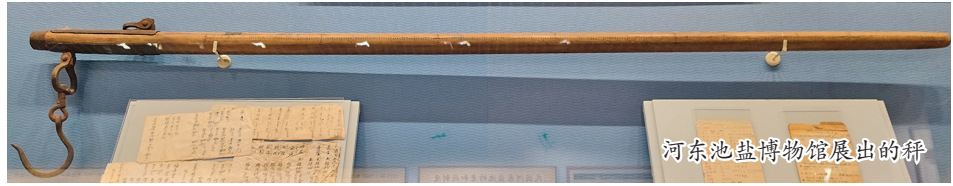
这一习俗的起源，民间传说有多种版本，其中一种与“育儿”相关的传说流传较广。三国时期，蜀主刘备与吴王孙权的妹妹联姻后，将儿子阿斗交由孙夫人照顾。孙夫人为了表明自己会尽心养育，想了一个办法：每年在立夏这一日给阿斗称体重报平安。这个做法传到民间，逐渐演变为立夏日祈求平安的风俗。

传说不同于史实，但通过一些文字记载，也可推测这一习俗至少已有数百年。清同治元年编辑的《苏州府志》中有立夏日“以大秤衡人而记其轻重”的记载。初刻于清道光十年的《清嘉录》中也有“家户以大秤权人轻重，至立秋日又秤之，以验夏中之肥瘠”的记叙，不仅说明了“称人”的缘由，还提到了每年立夏称重以测量一年来的生长趋势，还要在立秋时称一次，以考量身体是否受到了苦夏的影响。

气温升高、炎热潮湿、昼长夜短的夏天，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逐渐加快，如果心脑血管的血液供给不足，容易出现乏力萎靡、睡眠不稳、食欲减退等现象。在立夏时称量体重，做到心中有数，以便顺应人体与季节的变化，调整作息、调整饮食，以养心健脾，清热降火，以适应万物“生长”之势。这样看，古人的这一习俗带有顺应自然、维护身心健康的考虑。体重是衡量身体状态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只根据体重增减来判断健康情况，依据并不是很充分，叫作“体检”未免牵强，但这一做法至少带有了家庭健康管理的象征意义。

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健康监测手段不断更新，但“立夏称人”这一传统习俗，不仅是现在与过去相连接的情感纽带，也体现着中华民族应时而动、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人民日报》）



河东池盐博物馆展出的秤

史海钩沉

舜帝南巡线路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里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结合典籍的相关描述，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杨东晨等专家潜心研究之后复原了舜帝南巡的大致线路：移交权力之后，舜帝带上自己一千人马奔赴茫茫南国，他们告别帝都蒲坂，选择在山西风陵渡渡过黄河，然后进入陕西潼关，经过商洛，顺着丹江水道漂流到湖北的汉水，再取道荆河，经过夷陵，横渡长江，来到湖南的洞庭湖一带。安顿好家属，他们溯湘江而上，经历长沙，踏入韶山，登上衡山，再入湘江复走通往永州的水路，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苍梧之野。到达目的地后，他们以重华岩（紫霞岩）为活动中心，长期驻扎在九疑山地区。

借用现代地图，我们可以描绘出舜帝南巡经过的主要站点：山西蒲坂——山西风陵渡——陕西潼关——陕西商洛——湖北荆州——湖北武汉——湖南岳阳——湖南长沙——湖南湘潭——湖南衡阳——湖南永州。

看得出来，舜帝的南巡线路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便于借助舟车马之力。其实，舜帝南巡选择的这一条线路就是早年象封有庠走马上任的线路，也是虞舜朝廷派官员对有庠侯王考绩的线路。尧舜时代，处在三苗腹地的有庠侯国看起来是一块“飞地”，却并非一座孤岛。一是尧舜修好了与三苗的关系，二是当时的中央朝廷重视有庠，与它有常来常往的紧密联系。《尚书·舜典》里如此记载：“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这就是说，舜帝对“八恺”“八元”和十二牧等官吏实行了三年一次的政绩考察制度，以三次考察的结果来确定对官员的提拔或者罢免。《史记》也告诉我们，尧舜时代“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最高领袖每五年一轮巡视地方，地方官员每四年一轮到中央述职。有巡守、考绩和述职制度在，这就加强了中央对各方部落的管控和各方部落对中央权威的认同。考察和述职的常态化，使跨越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蒲坂到九疑之间的道路，成了当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畅通的轻车熟路，成了加强民族团结的桥梁纽带，华夏、东夷和三苗之间的融合因此而加速。（《永州日报》）



▲中心城区“舜帝南巡”主题砖雕画

本版图片 记者 刘亚 摄



投琴警示

魏国初年，乐师师经在弹琴奏乐，魏文侯在一旁起舞赋诗。魏文侯对周围的臣子说：“以后我说话，希望不会有人站起来反对。”话音刚落，师经拿起琴砸向了魏文侯，将其帽穗直接打坏了。魏文侯大怒，问左右说：“做臣子的攻击他的君主，应该怎么处罚呢？”旁边几个大臣说：“应该烹杀！”

师经站起来说：“当初尧舜一统天下之时，唯恐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而桀纣这样的昏君做了一国之君，每天都担心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我用琴打的是会成为昏君的人，并不是我们平素间尊重的英明国君。”魏文侯听完师经的解释，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没有治他的罪，还把那个被砸坏的帽子收藏起来，说：“把师经放了，这都是我的过错。把这把琴悬挂在城门上，作为警示我的标志。被砸坏的帽穗也不修了，让我常常以此为戒吧！”

大臣把国君比成“桀纣”来规劝，是古代常用的做法，甚至行为有些过分的劝谏也不稀奇。这样的劝谏当然不合礼法，但历史的事实是：宁可违背礼法，甚至可能以生命为代价，仍然还会有忠臣去劝谏君主，甚至三谏不成还有多次。历史上关龙逢因劝谏而死于夏桀，比干因劝谏而死于商纣，伍子胥因劝谏而死于吴国，他们虽然被国君所杀，却名垂千古。正是由于魏文侯有这样的胸怀，大臣们总是提出治理国家的好建议，使魏国的实力不断增强，成为战国时期的第一强国。

五国贵德

魏文侯五十年，文侯卒，其子魏击即位，即魏武侯。有一次魏武侯与几位大夫乘船游龙门（今天津市禹门口），看到禹门口险要的地势，情不自禁地感叹说：“我有关河险要，国家难道不是固若金汤吗？”大臣王钟当时侍奉在武侯之侧，马上说：“这就是晋国强盛的原因，如果把它修筑得更坚固一些，那霸王之业就成功了。”大将吴起在一旁正色说道：“主君您所说的，会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王夫子还附和着您，真是太危险了。”魏武侯愤然说：“他说的没有道理吗？”吴起回复说：“山河险峻，确实是不足以自保的。王者的事业，不能以此为据。古时候，三苗族居住的地方，左有彭蠡湖烟波荡漾，右有洞庭湖水面浩瀚，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有此天险，但因为政不善，而被大禹逐到远方。夏桀的国都，左为天门关之北，右为天溪关之南，庐山、墨山在其北，伊水、洛水出其南，有这样的天险，因为政不善，被商汤征伐而亡国。殷纣王的国都，左有孟门之险山，右有漳河、釜河而环绕，前带河，后依山，有此天险，但为政不善，受到周武王的讨伐而灭亡。且说主君亲近，臣下顺从，接受了一座座降城，哪座城不算高？哪座城里人数不够众多？之所以被兼并掉，都是为政不良造成的。由此看来，拿什么来统治江



山，成就霸王之业呢？在德不在险啊！”魏武侯听后欣喜道：“说得好！我今天算是听到圣人之言了。西河政事，就拜托给你了！”

迁都大梁

晋国曾在黄河以西有五座城邑，三家分晋后尽归魏国所有。魏文侯用吴起为将，在河西攻城略地，直至华山之阴。魏置河西郡，以吴起为郡守。

魏惠王十五年，鲁国、卫国、宋国、郑国国君来安邑（今夏县禹王城）朝见魏惠王。公元前353年，魏国与秦国在河西的元里交战，魏军战败，秦国夺去了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市）。公元前352年，桂陵之战，齐将田忌、孙臆围魏救赵，魏军大败。公元前351年，商鞅为秦国大良造（秦国高等爵位），领兵攻破魏都安邑。

魏惠王三十年，魏国攻伐赵国，赵向齐国求救，齐宣王用孙臆之计，救援赵国，袭击魏国。魏国于是大举兴兵，以庞涓为将，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外黄有个姓徐的先生对太子说：“我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说：“能听听吗？”徐先生答：“愿意效劳。太子亲自将兵攻击齐国，大获全胜，兼并他们的莒邑，那么富不过魏王，贵不过魏王。如果战胜了齐国，那魏国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是我说的百战百胜之术。”太子说：“行！我就按你的意见，速去速回。”徐先生说：“太子想回恐怕回不去了。有些人劝你进攻作战，是想捞点好处，所以说你回不去了。”太子决定回去，为他驾车的人说：“刚出来就回去，这不和打了败仗一样吗？”太子无奈，只能与齐人作战，败于马陵。齐国俘虏了太子申，杀了将军庞涓，魏军大败。

魏惠王三十一年，齐、赵、秦三国乘着魏军元气大伤之际，共同攻打魏国。秦国的大将正是当年离开魏国的公孙鞅，到了秦国，封于商地，如今称商鞅。商鞅诈骗且俘虏魏公子卬，大破魏军，取魏国河西之地，威逼魏都安邑，魏国无奈遂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以公子赫为太子。从此，魏国也称梁国，魏王也称梁王。（27）

